

芸居樓綱鑑易知錄卷四八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玄宗明皇帝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以平韋氏之亂得立為太子在位四十四年壽七十八歲

而崩○帝開元之初厲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以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綱癸丑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

觀燈大
補

岡監易知錄卷四八唐玄宗

一
上

嚴挺之
上疏

楊相如
上疏

酺目開門然燈大酺

見十二卷十

合樂

洛

上皇與上御門

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

爲酺者因人所利合

蛤醵強八聲○會
醕錢飲酒也

爲歡今乃損

萬人之方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

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

今江南
常州府

尉楊相

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

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

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

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

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

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綱

以高麗見四五大祚榮高麗別種大爲渤海郡今盛京奉

天府開王綱夏五月罷脩大明宮見四

原縣王綱夏五月罷脩大明宮五卷

二未畢敕以農務方勤罷之綱六月以郭元振同三

品綱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義實懷

貞崔湜伏誅目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

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

義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

罷脩大明宮

赤箭粉

氏謀於赤箭

草部藥名研為粉而服之味辛溫主殺鬼精物蟲毒惡氣消癰腫久服益氣力

長陰粉中置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迫

張說遺佩刀

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

崔日用請誅太平

荆州今湖廣長史崔日用八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

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

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奸宄得志悔之何

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

在於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

乎請先定北軍

京城之兵謂之北軍衛宮之兵謂之南軍

後收逆黨則不

驚上皇矣。上以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

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意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

前奉詔。

上皇之命曰詔。謂皇帝先前曾承此詔命。

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

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

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

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

今廣東道。

尋以湜與

預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

陸象先
獨以為
不可

歲寒知
松柏

唐世之
禍

景雲二年以陸象先同平章事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

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上聲象先曰既以功立當

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

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

密為去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綱以

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法者賢之也此

其不書何唐世宦者例不書也例不書也者不勝書

也然則曷為書為將軍譏也唐初內侍省不置三品

官中宗時亦鮮有衣緋者力士為將軍而宦者呂彊

官自此盛矣書為將軍者唐世之禍始也註見二

四卷目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

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

非。者尙寡上在藩邸底。邸舍也凡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絳色

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蕭至

忠岑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

者寢浸多宦官之盛自此始綱以張說爲中書令

八月以劉幽求爲左僕射夜平章軍國大事綱罷諸

道按察使綱冬十月引見現京畿奇縣令目引見京

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綱講武于驪山書書講

引見京畿縣令講武于驪山

譏也何譏驢武目目上幸新豐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

洋刑帝兩失之矣講武於

國監易口錄卷八唐玄宗

驪山在臨潼縣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尙

書郭元振於蠡

讀導二音

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

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

見上卷二

而斬給

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

軍李邕莫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二

大臣得罪諸軍震懾

拙

失次惟薛訥解

蟹

琬二軍不

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

陣

上深歎美之綱

以姚元之同三品目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

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

以姚元之同三品

薛解二

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見四二總管而難其人

卷二八

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

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而欺皎叩頭首去聲服即召

元之詣行在見三三拜以爲相上勵精爲治每事訪

卷六

之元之答應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嘗奏請序進

仰視殿屋

郎吏上仰視殿屋再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

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

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

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

李撫
布之傳

之體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

遠諂躁進純厚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

無出此途曷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

緣情

因緣私情

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

其中淺狹弱植

弱於樹立

之徒已延

引頸企舉也

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

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納其言

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

功李撫

揮

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元之曰樂

布

見十卷二四

之傳也擢爲尙書郎。十二月改官名曰

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省侍中爲

監雍州

西京今陝西西安府

爲京兆府洛州

東都今河南南府

爲河南

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綱以姚崇爲紫微令張說

爲相州刺史曰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見上卷

崇

既爲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

名範

申款他日崇對於便

姚崇有腹心之疾

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

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

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相州

今河南

刺史

綱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綱鑑易知錄

卷四八

唐玄宗

六

置左右
教坊

梨園弟

綱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恆式目制選京

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之者除京官使出八

常均永爲恆式綱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綱置左右

教坊

書直書其事其爲初政之累法多矣口教坊之名始此

且舊制雅俗之樂

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

女樂也雜

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

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

在西安府臨潼縣驪山繡嶺下

弟子

致堂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宮女而白教之則是以天子而與倡優矣而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尙以放鄭聲爲戒況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

應日食不

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味其所職矣

綱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法書書譏諛也日食之不

以稱賀故書譏之綱日書日食發日食不應僅可免三百六十七書不應者一而已明告而已表請賀之

姚崇之諛也特書於此蓋譏之耳

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

賀請書史冊從之綱復置十道按察使

十道見四綱二卷二八綱

夏五月魏知古罷目知古木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

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

璟於門下過官

唐制凡選事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之故謂之過官

知

古銜

憾也

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

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于知古臣未及聞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常卯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容其爲非故敢于之耳上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遂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爲工部尚書綱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且宋王成器由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幽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

長枕大被

鬚者藥熱

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
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
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爲去聲煮藥火去聲藝去聲眉上鬚左
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成器尤恭
慎未嘗及時政妄結交上愈信重之故讒聞無自而
入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
器領岐州今陝西鳳翔府成義領幽州今陝西西安府邠州守禮領虢
州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範領濟州今山東兗州府濟寧縣業領同州今
安府今河南河南府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

焚珠玉
錦繡於
殿前

作興
慶宮

花萼相
輝

者並準此綱。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書予之
法也晉武

焚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皇初章晉武見二
政勵精誠有崇儉之意故綱目特書之註九卷二七

目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

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

皆毋得服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

兩東織錦坊綱作興慶宮目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

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

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義取詩小雅常棣之篇常
棣之華鄂不韡韡心今之

人莫如兄南曰勤政務本綱八月以武后鼎銘頒告
弟之義